



投稿邮箱:www.85193207@126.com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高建全



有善男信女到寺庙礼佛，常情也。而礼佛后再去祈祷一棵树，就让人生奇了。

这座让人生奇的寺庙就是隐于泗水县南部群山皱褶里的安山寺，这棵树就是寺内一棵古老的银杏树，据说是孔子所植。

安山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三年。寺院内有两株古老的银杏树，相距十余米，西者为雄树，树下有碑，上书“孔子手植树”。据林木专家介绍，该树树龄2500余岁，高28.5米，树围最粗处8米，树冠遮天蔽日。东者为雌树，树龄1500多岁。据此推算，当寺庙刚刚兴建的时候，那棵孔子手植树已经生长了1000多年。而唐代僧人之所以在此选址，也许看中的就是这棵冠盖如云的古树和此地幽僻的环境。

当地民间一则传说给这棵树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
故事说，很久以前，孔子在泗河的源头森林的大银杏树下，教授弟子射术。调皮的仲子路一箭向银杏树射去，那银杏树痛得拔根而起，逃往安山。孔子怕树负伤不能存活，急忙翻山越岭地追去，在安山把银杏树扶正栽下。这棵树就是孔子手植树。

人们为什么那么尊崇一棵

泗水，有棵孔子手植树

古树呢？是因她经历了太多的风雨，目睹了太多的人间兴亡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？还是寺庙的晨钟暮鼓让她具有了佛性？显然，这些因素都有，但都不是主要的，因为有古树的寺庙很多，却没有一棵像她一样受到如此尊崇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鉴于对孔子这个文化巨人的敬仰，人们相信，这棵孔子亲手栽下的曾留有圣人体温的树，一定寄予着孔子的感慨和深思，看到她就俨然看到了孔子。有个七楼八非一媳妇的故事可为佐证。

说是古时候，有个赶考的秀才避雨来到大树下，闲得无聊，就想量一量这树到底有多粗。他张开双臂，开始量起来，量到第七楼的时候，忽然见他开始量的位置站着一位年轻的小媳妇。秀才想，在这棵孔子栽的树下，更应该讲究儒家的礼仪，就改用手一拊一拊地量，量了八拊到了小媳妇的身边，便停下来。后来，当别人问起那树有多粗时，他便说：“七楼八非一媳妇。”故事虽然是说这银杏树的粗大茁壮，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人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对这棵树的敬畏。

其实，孔子生活之地曲阜离泗水不过25公里，他的出生

地就是曲泗交界的尼山，安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他频繁活动的区域，因此，他在安山栽树成为可能。

另外，根据上述传说，去掉神话成分，我们可以用想象还原当时的情景。

那时，孔子已到暮年，他的大儿子孔鲤和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、仲子路先他而去，悲伤和无奈让这个耄耋老人病了。病中的孔子听说鲁君的狩猎队伍捕获了麒麟，不久，麒麟死，还梦到自己站在两个廊柱之间，他便长叹：“麒麟死兮，泰山崩兮，哲人萎兮！”认为自己已经余日无多。

暮春的一天，弟子们见他的病情有所好转，就劝他到外面走一走，散散心。他们来到杨柳如烟、遍地泉涌的泉林，美丽的泉源胜景并未改善他沉郁的心绪。归途中，他安静地躺在牛车上，当弟子问他是否回曲阜时，他含混地答应了一声。

孔子平时很率性，乘牛车时常常让牛随便地寻路而行，以排解心绪的烦闷和不快。弟子们按照惯例，徒步跟着牛车，任由牛自寻前路，而孔子却在轻微的颠簸中睡着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们已经来到安山脚下的山涧里。

这是一处河谷平地，四面环山，山上森林茂密，山涧里泉水成溪，茂草丰美。山脚下是一片高丈余的崖壁，崖壁缝隙里涌出一泓清泉，泉水在被雨水冲刷干净的山石间静静地流淌。小溪两岸山石嶙峋，垂柳依依，环境幽美。泉声潺潺，和风飘来花和青草的芳香，宁静，闲适，安逸。他走下牛车，扔掉拐杖，也不让跟上来的弟子们搀扶，颤巍巍地走在这片山谷平地上。在几块大石间，他伫立了很久，仰头叹息：“何彼苍天，不得其所！”顺着他的目光，弟子们看到一块巨石的缝隙里，无精打采地长着一株尺余高的银杏苗，虽然石下就是潺潺流水，但那银杏苗却分明旱得蔫了。

多年的师徒让他们默契。弟子们理解了老师的心意，在附近农户家找来木桶和锹，把那石头缝隙里仅有的土用水浸湿，等润透了，才轻轻地把那棵孱弱的生命拔出来。然后，在平地上挖个大坑，并把土中的石头一一拣出来。孔子拿起苗子，端详着，默默地栽在坑里，浇上水，封了土，用脚踩实。然后，他要求古琴，坐在石头上。随着一声抚琴的乐声，空谷中响起如泣如诉的琴音。弟子们升起庄严的情绪，泪流满面地唱和着，如怨如愤，缠绵悱恻。

乐曲穿越时空，乘风而来，在这寺的上空，在这群山环抱的空谷里回荡。我依稀看到孔子那依旧灵活的手指在古琴上翩翩起舞，乐曲沉郁哀婉，不绝如缕。我肃然起立，仰望着曾被孔子拯救，如今已历经风雨、冠盖如云的银杏树，仿佛看到了一缕白发在孔子额前飘荡，他久久地凝望着那棵银杏树。他不甘心呐。我听到了，那琴声是深沉忧伤的。我懂得了，他不仅是为自已跌宕的一生而慨叹，他更多的是哀生民之多艰啊。

睹物思人。一个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，他的遗物，哪怕是一块石头，一棵树，也令人肃然起敬。孔子已也，而那棵倾听过他理想的银杏树，就像大雪中的一盆炭火，暗夜归途中的一盏灯，迷途中的一架竹篱，让无助中的人们感到温暖，心生希望。

在掖县(今莱州)我的故乡，有一种传统手工活儿叫“掐辫子”，据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

这里说的掐辫子，是指编麦秸秆辫子。一个“掐”字，活灵活现地道出这活计的特点——编织当然需用双手，掐辫子却只需四根手指紧忙活：两个大拇指掐正面，两食指掐反面，那长长的麦秸辫子，地地道道是用指甲“掐”出来的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十一二岁时曾在故乡住过几年，对掐辫子的情形再熟悉不过：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奶奶，下到八九岁的小姑娘，一有空就掐辫子。冬天，街坊邻里、亲朋好友盘坐热炕头，边掐辫子边拉呱，直到上眼皮碰下眼皮，方才散去；夏天，提上板凳、马扎，一堆一撮地聚到树底下纳凉，边看光景边切磋掐辫子的技

【民间记忆】

想起当年掐辫子

□杜禄坤

艺，日头偏西方收拾行头回家。掐辫子是故乡特有的一景。

掐辫子不全是女人的专利，男人偶尔也参与。我也掐过：拿上一把麦秸草，用软布包好放到腋下夹住，掐到二尺长，绕到胳膊上，绕够二十圈为一枕，大约四丈左右。

虽然都掐辫子，质量好孬却有天壤之别。邻居有位高手，我曾亲眼目睹过她的精彩表演，人家掐辫子，手腕柔软如水，拇、食指配合协调，那秸草左右摆动，上下翻腾，似“龙飞凤舞”，只见拍出的辫儿从手下缓缓伸出，既平整又利落。别人拍的辫子一枕三毛钱，她拍的辫子少了三毛五不卖。

要想掐出好辫子，除了手上功夫，用料也十分讲究。麦子收获后，去头剪尾，挑选秆粗茎挺、色泽一致的秸草备用。使用前，浸水晾干，再次分拣，细些的，可以掐囫囵辫子，粗一点的，经“扩（劈开之意，疑为‘割’字的方言发音）草”后，能掐“扩草辫子”。“扩草”有专用刀具，一般是用铜制作，精巧别致，两寸多长，一端弯成九十度做成瓣形刀头，刀头有三瓣、五瓣、七瓣之分，刀头中心有锥形引导杆，便于“扩草”均匀；另一端缠以软绳或布，捏在手上方便舒适。

传统手工掐出来的辫子，不但有囫囵草和“扩草”之别，还有二分半、三分、四分甚至一寸宽各种规格，以及其他特殊式样的辫子。这些半成品经过熏白、染色，便成了制作草帽、草编包、草垫子等草编制品的基本材料。

每当乡人把一枕枕草辫子装箱打包，运到镇上出手，卖的钱换回油盐酱醋，换回孩子上学用的笔墨纸砚，换回针头线脑等日用品，大家脸上就绽开了笑容，平时的劳累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据老辈人讲，掖县掐辫子、编辫子篓虽然很早就流行，但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才大量出口海外。那时掖县沙河镇及周边大村都有辫庄，多年经营，涌现出许多草辫商，其中不乏富商巨贾。

大约到上世纪50年代末，麦子收割由手工逐渐转为机械化，麦秸草不能回收利用，加上新材料、新工艺不断问世，传统手工草辫不能与时俱进，慢慢淡出市场。

前几年我回故乡探亲访友，走街串巷时留意观察，竟未发现一个手工掐辫子的乡人。当年那些得空就掐辫子的老奶奶们早已故去，如今，掐辫子成了留在脑海中的一段遥远记忆。

【问茶齐鲁之四】

□许志杰

所谓茶当饭吃，只是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，但茶曾经被我们的祖先当药吃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早先，茶是被当做一味药开进药方的，后来渐变成作为一种饮品，开始为多数人所接受。直到今天，茶的某些养生和抗性作用依然被茶客接受，还分出了各类茶的不同效应。

其实，茶分绿、红、黑、白、青、黄，只是色别，而无好坏高低之分。话到此处，要歌颂一下我们老许家族在大明帝国的光辉。万历二十七年，本家四世祖爷许舜民考取进士，官封河间县一把手，为民除害，流芳百世。另一位祖爷许次纾则写出了流传至今的《茶疏》，老爷子将喝茶一事做了令人口服心服的高度概括。他说：“茶滋于水，水借乎器，汤成于水，四者相须，缺一而废”。喝一壶好茶，要有好茶、好水、好茶具，还要会冲泡，为喝茶“四诀”。在此，狗尾续貂，加“一诀”，那就是还要有一个和谐的喝茶氛围，可称为喝茶“五诀”。

有一件亲眼所见的事，一

个与喝茶有关的故事。老家邻居是一位在坊子煤矿工作的远房爷爷，那时候的煤矿工人挣钱不少，经常买点茉莉花茶回家喝。他又好喝两口，三杯回下肚，高兴了就把茶壶茶碗搬到门外的大树下，有茶大家喝。有一次，这位爷爷泡了茶，刚刚冲了一遍，还没喝呢，就有一位下地干活回来的邻居凑上来端碗便喝。喝也不要紧，他还跟了一句话，把好心好意让大家喝茶的邻居爷爷惹火了，抓起屁股底下的马扎子扬手就打。两个人你跑他撵，好一阵热闹。

这位蹭茶喝的茶客到底说了句什么话，把茶主惹恼了呢？原来，他抓起茶杯，边喝边说：“咱也喝碗溜茶。”什么叫“溜茶”，就是一壶茶冲了很多遍，喝了好多杯，已经无味无色了。而这边本是刚泡的茶，一碗还没喝，就被“溜茶”了，茶主气不打一处来是肯定的。这个故事流传到今天，知情者言，他们本来就说不到一块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喝茶也喝不到一壶里

去，无非是借茶说事罢了。既如此，还是少说为好。只是，岁月无情，那位远房爷爷逝去多年了，那位喝“溜茶”的肇事者也因年事已高，失去独自生活的能力，见了我这个当年的孩子，只是不断地眨巴那双浑浊的眼睛。今天在这里把这段故事讲出来，向两位老人的青春致敬。他们也是中国茶文化的承载者，至少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创造了一个关于茶的故事。茶在，他们的故事就在。

日本人认为，是他们将茶晋升为一种唯美的信仰，这就是茶道。冈仓天心说：“盖日常生活的庸碌平凡里，也存在着美好——对这种美感的仰慕，就是茶道苗生的缘由。在纯粹洁净中有着和谐融洽，以及主人与宾客礼尚往来的微妙交流，还有依循社会规范行至进退，而油然生出的浪漫主义情怀，这就是茶道的无言教诲。”

这么一说，茶被神秘化了，茶道则被推上精神的审判台。我还是喜欢茶的生活化、民间性，最多在一些场合被称

